寓林集

寓林集卷之十三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碑

語溪崇福寺碑代

萬曆乙未某釋褐成進士初試爲語溪令語溪當南北孔道上官艫鷁使者車四方士大夫騷驛不絕其地水鄉其民鄙其產田桑枲麻絲縎其俗簡尻無名山大麓玄宮峻宇青黃錯繡之觀治之西歸然而隆者爲崇福寺士大夫臨辱下邑問俗與替探小勝輒

停舫過之令掘衣爲恭雍容論議其間而寺僧有明瞶者清容玉立有風旨能弄翰能詩葢支道林惠休之流也令輟絃誦周旋士大夫暇輒與之譚甚適間從瞶徵寺碑記志錄多凋缺爲之慨然按故牘崇福寺剏梁天監二年額曰常樂唐出聖僧文喜祝髮其處爲語兒鄉人姓朱氏性朗徹有悟後詣淸凉山親承文殊入道賜號無著宋祥符元年改悟空天禧二年還今名以元兵火廢重建于國朝永樂元年上萬壽歲旦慶賀俱習儀于此前殿書額爲吳興趙承旨

筆寺旁立浮屠二其西曾者傳有舍利函其中遠近居民時覩紫光熠熠浮赤霄上宋淳熙間敎授陸埈有田記錄事叅軍蔡開有藏記歲久湮沕不可考迨隆慶寺僧曰德完惠恩者一請大藏一搆經閣稍稍式廓其敎而萬曆十二年僧宗仁勤薰脩之業仍于閒旁搆禪房數楹朝梵暮誦往來叅學得少憇焉然四方薦紳先生及諸詞客名流所過亾不停舫投袂而境內二三善信長老時時脩檀波種淨勝緣卽令亦不能無頫而過從實以曠曠因乘間言幸甚明公之

撫摩此方嘉與士大夫以寵靈我三世釋尊俾乞士贖徙遨巡承下風而不碎不記無以爲茲寺鎮乃慨然追裴相蘇學士千載上人乎爲祖肩稽首請不已某始難之退惟令奉天子命綰墨綬薄劃一邑宜勸農桑簡徭役省獄訟百姓膏沃督孝弟力田之訓馴擾其子弟絃詩誦書奉先王之教獎善掖敗其不當從緇素逸流有所稱說于浮屠氏之宮明甚已而邑長老善信與士大夫辱臨于茲者時時爲贖言因復退而深惟人生合離因三惟一古之君子苟可以雅

化不易其俗順流疏源不一其方毀慈敗德覽善無
功設權顯實大道所貴夫令邑之哲士學一先生之
言膠柱章縫兢躁名徑而闇湛寂淨妙之旨即腐餘
何當喤喤之哦師友所不能誨父兄親戚所不能柔
甚者有司三尺不能縛縶其心志而奔走匍伏于浮
屠氏之前善惡福禍若電若淵惕息儼禮之不暇則
釋尊之功未必左于尼山茲寺固不能爲邑重而亦
不當以令廢且有曠在而梁以來歷唐宋迨今其敘
代興可述也因爲志其顛末而繫之以辭

辭曰東南澤國具區西浸滙爲語溪民生其間力田
職貢粟米麻絲有開淨因乃聽茲土文殊來儀拓基
崇福歷梁唐宋翼化宏慈慧業不堙依日月光中興
素緇於鑠舍利耀大法藏勝幡攸垂給園檀波靈心
同種濯磨來思我令茲邑設權導化貞石豐碑

浙江監兌主事陳公去思碑

國家漕江南數百萬之粟次水導流出京口絕江渡
淮沿濟泝潞以實京師而浙東西當其半所關民生
佐司農之計至鉅也大都民任輸軍任運以爲常任

輸者既胼胝而耕之磬室廬之藏以急上供而悍軍動校衆以糜之于是郡邑大吏愁盱流涕爲民請命而重懲其罪夫軍也既以爲民肩運涉數千里驚濤怒風犯不測之險民乃恃邑吏驕于投所不堪而迫授之有鬱蒸紅腐潰耗之患于是什伍之衆咆哮叫嘷以與編戶角衛使領漕者重足彔欵至敗官傾室家以償而不免于罪　聖主穆然深念歲遣司農使者奉　璽書監兌江南而平停之若曰出入倶國儲而軍民皆毛裏蒼赤母相病也顧爲使者亦有所甚

難自非賢者且汎汎然傳過舍之聊且如故事已耳其賢者有先入而觭重之心于其中不無左右袒而滑者乘之卒之旗衛與編氓兩俱敝而國家卒不得庚廩之實某嘗爲鍾陵長三當漕之役歸而得井里所聞見則孰與吾監浙江兌者稠雲陳公也公才略緐妙士大夫所推轂而忠實惻心自天授歲乙巳受簡命來視浙兌事軍民咸相慶加額徯公至公至又相與抱痛載愁而赴愬公公慨然曰毋苦也國家赤子軍民等耳豈其魚肉民而草菅其軍乃先兌之

與下檄邑大吏傳諭里編戶曰夫爾所輸國庾也軍爲爾負載不爲負痛所輸粟毋纖碎毋濕毋摻和糠粃毋減折各如量而入違者法邑里父老躧肰稽首曰惟命及兑下檄總衛使千百夫長傳諭什伍人曰爾爲國役非役于民也刻民以腴爾吾不忍爾自今毋挾衆毋索餉毋踢毋淋毋勒候如量而受違者法什伍人亦躧肰稽首曰惟命于是終兑之役民無囂軍無譁軸轤相銜帶數千里無鬱蒸紅腐漬耗之患以會于大農大江以南軍民兩見德國家收倉廩之

實而下無頻足愁恨之聲無如東西浙者則孰能踰
陳使君而功焉易不云乎兌說也說之大民勸矣哉
司農奉　璽書出者人人陳君若國計何重慮也于
是陳公廉幹聲徹中外士大夫又無不推轂公而浙
之總衛使以下感公德思公之去而芳規箴摩畱于
江以南者不忍沒相與碑而頌之謂某辱公知屬爲
文竊嘗感慨天下之事未有不以勝氣敗而以平心
濟者也豈惟漕哉匹論陳公況觀漕而傳舍其官令
有觭重心而挾勝以相爲軍與民必有一受其敝者

又烏能當時被澤去見思也陳公輒自退讓以吾所為平平無奇夫周官理財無出于大學絜矩章平之一言唐劉晏李泌古今漕臣中無能出其右者以陳公之平視之又奚加焉以漕視陳公而天下事公又何所不辦豈惟漕也公名某字某號硎雲常州宜興人甲辰進士

錢唐聶侯重脩苕溪化灣閘碑

聶侯治錢唐之五年士服教民載德吏不敢為奸下令流水沃焦潤槁所興除不可勝紀惟是苕溪居邑

之西徧通霅溪太湖注於海沿袤百五十里爲閘有五曰化灣閘者北注徑山南注天目承雙流之要衝焉水溢則闔旱魃則闢以潴以洩詎惟錢邑是賴蓋三郡邑利病所窾繫重矣創始于宋淳熈六年重建自洪武而永樂閒數橫決閘圮至淹沒郡國人民流散　天子乃勑大司農夏公原吉繼納言趙公岳會同三司詣勘脩築三年乃竣迨正統十年復以衝圮民害尤烈邑令葉公宗衡申請事聞　上勑少司空周公經再勘議動支廣豐倉米三千七百石有奇抽

分厥木三千餘株築治如故詳碣中至今利賴之益
百六十二年無患矣萬曆戊申夏四月天乃降割霪
雨爲災浹四旬不休五月塘崩閘毀地若水懸注如
傾三峽大浸稽天桑田爲海下民其魚屋廬蕩析蒔
種亾具啼號流散徧於四海侯蒿目拊膺而呈諸生
徐生懋升率父老某某輩伏侯庭具陳利害狀侯蹙
頞曰赤子在溺父母之謂何且一勞永逸策之善也
前事後師政之經也民將亾命吾何愛頂踵于是單
車出郭門挐小艇行赤縣下涉巨浸凡旬日數臨患

所與父老議謂閘不備塘胡以禦衝衝則易潰何以施築于是用黃河築堤法用六尺竹篰千餘實之以石下柱水爲兩股中塡土而纍之高若干發公帑可百緡庾粟百石不期月備塘成皐伏地歡呼曰是溝壑也而登之塲圃父母哉雖然無塘患水亾閘亾以輸水則患旱焦爛之禍與淪胥等閘何可已侯乃復與父老僉議閘工必千餘金乃瞻顧灾民不堪再浚而賦亾出帑藏且告匱侯慨然曰不聞醫家以血補血法乎小損大益先瘠而後肥于是量鄉都之鄰閒

者凡八十里疏派五釐凡若干疏可得九百畚民輸
恐後又力請諸上官動支常平倉粟五百石凡村木
伐石繕工費取給焉不足則捐俸多方濟之又躬爲
勞來將作負畚者靡勸爲亘而高者四丈培而厚者
五丈闊而疏其兊若口者九尺甫一載餘而閘成矣
父老子弟又舉伏地歡呼曰是役也水無虞浸旱無
虞焦以瀦以洩可桑可田非侯疇其乂焉于是徐生
懋升率邑父老某某紀其事而屬余以文予覽而嘆
曰惠哉懋哉世世永賴哉侯也而功視往者則倍何

者往　天子痌瘝下民至勤大司農司空諸重臣屢敢興築而侯隻身肩之往經費磬司庾粟幾四千權木三千而侯半之往閱三載乃底績所勘議者再而侯捷成之侯利倂于百年而三善溢于前人其憂殷其才敏達其夙昔入人深矣列郡邑所被潤澤豐美甚博侯其爲泉甫甫矣夫善無近名侯也有孚惠德以規百世民也碑曷能已若夫請折停徵歲兩行賑活饑民瘞死人骨四境復業比于豐穰種種德政詳他紀中又奚綴焉爲闕也碑用告來者侯名某字維

中別號銘源豫章之新淦人登甲辰進士其辭曰

茗水之灣衝以雙流匪决則畜水旱爲憂以塘以閘天惠我侯身先子來溝壑田疇昔在 列祖拯溺救賑勞苦重臣動經歲年生民其億費亦逕千事半功倍侯若易焉惟天降割惟 帝廸哲百年同功二賢合轍昔也有棄今也有舜鄭渠邰堨千載爭烈澤國名山永不堙滅

勅建攝山護國聖化隆昌寺碑

金陵郎脂那之王舍城南朝受曆之主莫不崇宣梵

敕式建伽藍以鎮皇服寺宇棊處　高皇帝開闢大
業君臨萬寓一洗南朝之陋金陵其豐鎬之地所在
建剎助流教化壯鉅麗之觀最著者如靈谷之松麓
弘濟之江峰棲霞之巘壁天竔之林阜而華山去金
陵減七十里隸句曲爲梁神僧寶誌公道場于中誅
茆結庵無算卽無林木蓊鬱蔽虧點綴之趣然山峻
路窅白石磊塊星隕棊置歷奧而衍浮埃斷減巒嶂
爲拱翠峭摩天真絕人封斯亦淨名勝境不讓諸剎
而斬谷歲磨庵廢僧彫樵牧雜處實公之業幾堙嘉

靖間有僧普照倣跡尋址擗蘆而居築修其緒萬曆
初其徒明律稍張拓之歲在己巳厥還斯新乃有妙
峰登師液銅爲殿駐錫金陵師爲峨眉清凉補陀三
山發願造三銅殿以往有士大夫謂補陀薄南海出
沒島夷修名啓寇不可于是留其一金陵諸大刹皆
願選地以奉師總其地而卜之曰歸華山三卜三吉
于是普照徒于明慧率諸眷屬以庵基山場約百餘
畝獻請師置殿聿建梵刹供衆叢林南内諸監同爲
證明于佛誕日安置茲殿是夜遠近居民皆見此山

放大光明炬如連珠若華嚴之帝網先是山鳴若獅子吼者彌月至是而止諸種種禎祥殊異之瑞不可勝紀師念建刹功德匪渺思得精進幢弼諧勝業乃自峨眉白水寺請南宗深公來深公許諾俱詣京師奏請上施　制曰可施造寺金一千兩賚經一藏漆金毘盧佛一尊幢旛二首　賜額曰護國聖化隆昌寺御馬監太監張公然賚尉　上命　慈聖皇太后施金二千兩賚經一藏及幢旛漆金寶塔觀音大士像奉御監太監閻公鑾賚尉　太后命二師皆蒙

賜紫復請慈壽寺天空祿公爲隆昌總持當十方雲水緇素之歸亦蒙　慈聖賜紫中宮皇貴妃而下六宮嬪嫒下及釆女檀施有差　勅南內守備劉公朝用董其事遂有布金長者獻蓋童子諸檀輻輳深公綜理營造歲星十周而佛刹告成大雄紺殿鉅麗弘敞巍巍端臨左右起閣五十三楹凖五十三參圓應深廣幾二百尺其他若天王無梁水陸鐘鼓毗盧爲樓爲閣爲室爲堂爲方丈爲養老爲檢藏庖湢茶寮廊廡廚庾之屬凡所宜有靡不備具數百武而上則

銅殿在焉精光煜爚並映霞日翼以石臺左文殊而
右普賢礲礡琢石矩駢繩畛淨不容唾煌乎備哉于
以上祝　至尊萬億斯年　聖母天禧燕保無斁皇
儲前星睿業光耀海宇熙皞滋濡萬類　高皇帝豐
鎬之地若增而勝焉以方靈谷弘濟天畍棲霞俱足
倂廓淨名鼎峙江山實公之業千載彌振然則妙峰
之弘肇南宗之匡弼天空之執持皆寶華之宗臣法
輪之佐運先後樹功與山不朽者已然道存形幻妙
峰南宗相次順世天空念零落無常名跡易墜乃以

山莊若干請李太史碑銅殿請焦太史碑而以督呂
因緣諳予乞文以示能嗣三師法者紹明來葉予故
不敢以鄙儒名教之縛軫域神理惓遏聖化而埋大
乘名勝之蹟紀述如左而系之銘

銘曰金陵之山曰帝鎬京名刹淨業翼化以行乃有
寶華聖僧所營衆山環合衛基如城高岸荒塗幾爲
榛荆中興千載道以人闡范金西來紺殿維新疑地
湧出似佛化成作獅子吼放大光明祐靈景祚僧愜
法紘帝實檀越滋膏含生千巘雲氣萬壑鐘聲式隆

且昌懋實鴻名

督理抽分劉公德政碑

國家歲漕江南粟數百萬石實京師而漕艘領于司空之經費歲糜金錢不貲於是增設抽分竹木廠楚沙市吳蕪陰與杭而三以庀艘材然沙市控上游滇爇巴黔之產蔽江而下蕪陰楚之梟境爲吳西門凡九嶷蒼梧之所伐彭蠡洞庭之所浮無日不敂關而請故永無負額憂其使者少厲清標沾沾其仁歌舞載途矣唯杭僻處東偏所受竹木之輸嚴歙數州而

止不幸水旱凶扎則江流乾溢罔濟桑孔無策抗榷之難萬倍于二方者如此自非眞心怛惻隨特計算以務脩救將漕與商有遞病者焉萬曆甲寅三月劉公某奉　勅而來時適淫潦纜絕筏解漂木沉商萬口嗷嗷擁輿而泣公爲文誓神與群商約法簡騶騎汰冗役弛關察寬額賦戢胥吏禁牙保嚴私責杜賒欠商人少甦公曰未也於時承訛襲舛非法無藝者無如以解部餘銀改屬織造府而更其名曰料銀定爲四千七百餘兩不得隨時盈縮而往年以大工故

又加稅一千九百有奇公因赦書三分減一奮袂曰爭之此其時矣遂奏記大司空歷叙春潦冬枯民貧商絕而又上章援　璽書力爭謂餘銀宜解部不宜飽中涓加稅宜盡蠲不宜量減一又謂封關兩月寸木不通雖欲不免勢不可得第德意嘗渙自朝廷耳其詞危激聳聽而　天子方躊躇華言膏屯未下然公奮不顧身爲山澤請命其忠實心疾痛同體之誠有終不可諠者矣此商民某某戀公如慈母既去而謳吟思慕相與伐石貽德願垂示無窮者也予因妄

論水衡錢穀之使其卑者以筐篚營囊橐其高者忽簿書爲芻狗其能者彌縫補塞以自託中庸之行苟可充司空經費還報　天子無傷賓旅心是稱良使君矣孰有理官如家護商如子有蠹必剔有利必陳瓜期已及而猶痛哭流涕于天子之前者乎若夫處膏不潤供具惟鹽豉行李惟囊書此廉吏之常又不足爲公頌已公于郵于歙兩爲令俱著永蘗聲有惠政而移之南榷其深仁遠慮拯濟時艱有終不可諼如此者子辱公交深目覩其行事稍爲序次勒之石

見此方榷事難于吳楚而公惠澤有加以示後之君子瞿然顧化焉公諱伸字某登丁未科進士江西廣昌縣人

水部冷然楊公榷關水次碑

武林有南北榷關使者北榷萬貨之入而南則榷林麓之稅　上歲擇水部尚書郎董其事浙以東諸商木蔽江而下輸稅水衡以佐將作歲額萬九千有奇頃以軍興益羨緡三千有奇唯榷使君是督而勑兼治河渠自北墅之河千瀉于江方二十里可九

百艘凡行旅之稇載而需于舟與舟之需載者奉約束焉顧使君所急惟國賦即賢者廚素絲不至以身爲壑或一意務操切吹毛而窮其綱究也䮷儈猾胥因緣爲奸計商且趦趄不進且焦然虞賦縮而國旋受其詘何暇問河渠之政哉善乎冷然楊公之爲關也公識洞而才斂廉自予而寬予商商之以材木報者應時以驗材度材以清則按則以徵賦凡鉤索詭匿刁訐之術不行䮷儈猾胥無從亂耳目而舞文法法清而賦平以故木至如風雨集而商之來如赴家

相與夔戴而碑頌之至所稱自河泝江方二十里閒旅人趾相錯以需舟者其算緡不榷于南則亦泛泛然塗之人耳而公爲之計利涉嚴分壩埠水次之禁使舟不與舟猗舟亦不與旅猗出其塗者亦人人夔戴焉而畏壘于江之湄矣夫旅見德意舟必以爲厲德而碑之何也余恠而問其故則相與搏顙請曰我而今者河上之三老率其曹數百人詣余又願頌公使君之惠旅也固也亦知所以利吾儕小人者耶夫河艘之區分以六月輪以六上下下上無相攖攘自

昔而固然惟是強者希利弱者重困昻其直以扼旅

而旅滯則必虛其舟以遲載而舟亦滯奉我使君之

法旅不留行舟不虛往艅艎之與舴艋等也豪有力

之與單弱等也彼埠之與此埠等也旅各從其適而

吾儕小人之腹亦羣飲于河而莫不果然是烏能忘

公而付之流水余聞之不覺拊手嘆曰異哉公之爲

關也感至是乎夫桑孔之法盡利而籠之國饒矣人

未德也公孫僑之惠人悅之德未徧也公之關政能

使國賦給而商樂其寛施于河渠能使行旅悅而舟

人樂其平政如中衡之尊人盡酌焉亦烏能禁若商若旅若舟子之尸祝而碑泐也哉政平則利均利均則變均而頌聲作易曰利者義之和也管子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公之謂矣方今遼左告急赤白之羌遍天下供億煩而奸人没于利人心騷然有不均之嘆當事者誠推轂公托軍國之重而借前箸公出其榷林麓者綜覈天下之財賦以其悅商旅舟子者撫安天下之氓隸將何衆不附何事不辦也昔者公之鄉人周文襄以少司空撫江南匡濟之略不可勝紀

即如立收糧之法而漕糧餘蓄湊裒河之運而軍民兼利　國家至今賴之以公之精敏於關政覘文襄奚多讓焉余故因舟子請而舉似公俟他日並書名臣錄中詎止勒水濱一片石已哉公諱師孔字顧之別號泠然貴州衛籍江西廬陵人

重建定光古寺碑

南山有法相寺是長耳和尚委蛻處在龍井玉岑間部淛士女入山拜天竺入海朝補陀者亾不瞻法相而禮焉歲以千萬計春正月佛誕日又倍之祈男女

禱福應如響而不知其先從吾里之有定光始也按志卜初名福慶庵梁天監二年有長耳和尚得法于雪峰存公自天台來錢塘卓錫玆地吳越王賓禮之後居南山法相寺王以誕日飯僧問永明壽禪師此會有聖僧否永明曰長耳和尚乃定光古佛化身也既而長耳來取永明輩屐履而去明日遂趺逝其眞身存焉故名法相而吾里之福慶庵更名定光禪寺云自梁歷晉宋元代有興廢我　朝洪武初再建景泰重新之翰林侍講蔣公書其額萬曆初予猶記垂

髫時讀書其中所云士女香供禮拜者紛如雨集不
減南山僧寮梵宇甚盛自予綰墨授鐘陵歸僅三十
餘年而雄殿叢林踐爲豐草殘僧幾衆敗屋一椽古
佛道場惟荒臺舊井與古柏兩行依然而已予爲之
慨歎發願倡遠近善信人捐助累千餘金凡若干年
而爲前殿一供三世佛後殿一供定光佛左爲方丈
五楹僧厨香案次第告成寺僧薰修有加朝梵夜誦
灑然一新而猶以鐘樓須𠀤禪房荒落無以擊悟迷
方掛搭緇衆四天王伽藍祖堂俱失棲託予乃重倡

諸緣結茲勝果於是鐘聲佛號響答雷應法師宣法僧衆歸僧遠近士女相摩擊於路古佛宣蹟歸𤋮靈光之舊見者聞者莫不讚嘆悲仰與南山法相林宇相耀于彼因而嘆佛力之宏深而靈心之不滅也夫古皇至聖應物呈形妙理玄風隨方遷化自性之靈證爲定光定光之神現爲法相北郊之錫南山之蜕在梁非退在茲非近虛空出有像教顯無同條互遏是一非二夫不修自性而負定光不悟定光而恭法相瞻南山之蜕而遺北郊之錫是搏沙捕影之見于

贍所謂長安在東向西笑者也豈不惑哉然佛性不二佛果有緣此一定光也自梁以來七百年而中興就予之身三十年而再建大哉洋洋待人而行詎不信夫予故具述始末勒之貞珉使寺僧之薰脩禪誦者千年且莫而後之善信人恭敬護持共相羽翼倍勝我等信受佛記咸登于岸于以冥延福祚助流法教豈有量焉是役也起自乙巳成于庚戌督工善信為王機陳五敦勤苦任勞爲寺僧方理法當並書一切檀施姓名列之碑陰

[illegible]集卷之十三終

寓林集卷之十四

武林黄汝亨貞父著

誌銘

上饒令李君墓誌銘

上饒令爲谿李君中萬曆戊子順天鄉試七年丙戌進士明年授江西上饒令又六年落職爲民又五年卒又九年葬鄧尉山下又四年其子繩芳介其舅父申太僕兄弟來乞銘予自君孝廉時定交又同官西江君文章志業磊落非今人子所最知也詎忍辭君

諱鴻字漸卿一字儀羽通籍後有味乎知雄守雌之旨別號爲谿云李氏系出平江元季諱茂實者遷吳葑門四傳而爲玉山訓導鏞再傳爲吳溪公庭樟與太常卿謚恭簡魏莊渠先生爲從昆弟則君之曾祖恭簡少依姨母從其夫姓曰魏庭樟生燦燦生坦號冰谷邑諸生以君貴贈文林郎君父也娶趙氏生君君生而雋穎童子時從袁生某受書三四過即成誦必百遍爲率不滿不休終身不復忘稍長習博士家言務爲奇不襲人一語尤嗜古文史詩賦旁及卜筮

醫藥星躍之書旣而就試有司不利君志不少挫而
氷谷翁故與少師中文定公共爲諸生同研席相善
也因約爲婚姻君生十七年迎氷谷翁命就婚京邸
而會趙孺人病歿君痛毁甚奔喪有禮服闋復迎氷
谷翁命如京以宗人涿州籍補諸生遂游成均與文
定公二子太僕兄弟同學相切劘所師友皆天下名
士師故吾江李文節公及梁溪顧涇陽太常而尤嚴
事鄉貢進士方生某與檇李今内閣朱公某中丞黄
公某兵憲項公某文稅相頡頏咸推轂君已而所師

友悉先後取高第去君獨偃蹇抑鬱徒倚文定邸又念其翁千里外也文定公為迎翁就養朝罷相與道故舊笑樂以紓君之懷而翁忽以瘵疾暴歿君痛毀扶櫬歸合趙孺人葬之與福山復如京君既邑邑不得志申孺人復相對泣益發憤窮日夜力覆巵不食酒者三年丁亥申孺人又病歿君悲悼不自勝扶以歸亡何申所遺男又殤君不得已復娶徐孺人卽治裝北上而乃旅登戊子賢書第十一人君年三十矣當是時人方賀君逢年而嘆其晚而座師為蔡陽黃

公有忌之者因嗾禮部郎中高某攻君以文定公壻
及解普王文肅公子衡甚力謂考官學士黃某阿政
府意子若壻得濫選文定公與文肅連章請下禮部
覆試仍委高郎中監督自辰至午高郎中輒再更其
題凡四義君援筆立就高媿悔甚覆奏有　旨明年
試春官君不應竟拂衣歸壬辰復上公車已竣第一
場而御史綦某復摭前事疏論君弗竟試顧其卷已
爲復所揚公所嘗援相傳都門忌者爲之奪氣其年
六月得　旨再覆試午門時炎曦如炙君蒲伏疾書

語氣激烈文益奇諸公見治河疏淮策稱不容口明
日疏上復得　旨如前而君名益大振群喙遂息君
馳歸忽病流火夢授神方服之良已甲午冬復上公
車乙未豫章洪陽張公典試事遂識拔君釋褐成進
士時高郎中猶在事遣人通意君辭曰若通謁者誰
爲先施不妨公堂一相見聞者稱君正而不激已從
大司馬請得輸鏹高平差事竣歸里門上祖壠拜兩
尊人墓隨謁文定公過檇李謁莪陽黃公至玉峰拜
恭簡公祠下因贖其旁丙舍之質外姓者祖塋在貞

義里者復飭治其封樹俎豆與諸親知握手談往昔稍稍展其偃蹇抑鬱之氣丙申謁選人授爲令乃得江西之上饒邑當閩浙衢依山險多盜吏舞文民健訟難治君至則揭二語于庭曰三尺矣請天地方寸留與子孫諸老吏未信也其尤黠者輒以事嘗君知不可乃搖手相戒先是差役虎而冠其吏胥匿訟牒以與訟者市君命悉書所勾之符一付之里属且聽息訟以衰少俗好誣人命被誣者比得白產盡矣君趣駕立時驗其眞僞旁郡邑有大獄必移君訊訊立

决决立報諸老吏無所上下彌年不得衣食費或叩
頭求罷君喻以若輩幸遇我文無害不久當得官食
祿矣又人人喜自寬豪鄭氏武斷橫里中君取置重
法罰令築堤篤梁以利涉者豪請權要居間者百計
終不許豪窘或以豪貲緣走吳中得文定公書宦解
君料豪必出此先期報大吏檄旋下不可改矣豪抱
書哭不敢上君才智操持吏民皆此類也民苦盜盜
耕牛者尤黠不可制一日呼求盜伍伯私與語探袖
中劄記謬批指謂曰盜賊所在鑰發吾齋使縣同盍

得其主名而若輩利其委輸不以時擒治積取日多適足以莽矣吾且貸若其自爲計于是部中錐埋銖兩之奸一時皆就縛鄉民以安至比徵有法絲毫不得欺民樂輸恐後日課諸生秇文叉手自選擇唐宋而上以及秦漢子史五經正文令之通今學古士彬彬興起焉君爲令凡兩上計未嘗餉京貴庚子以秩滿奏最被　璽書貤封其父母及妻君既廉直慷慨任事愛民嫉惡一時大吏皆重君君亦安其職益發舒不自嫌以爲自此可鳴琴臥治無他慮而是時

先皇帝以朔方樂浪相繼用師柘梁災建章且與少府金錢不給諸貂璫卹　命遍天下略倣古筭緡榷酤之意而御馬監少監潘相當西江一路奸徒陸泰等助其攫噬君奮袂抵几曰吾不忍豪猾吏書魚肉吾民剝此曹子乎雖然君命也吾一人不能抗于是方言之大吏謂縣地產少行賈錐刀之末甚細不足稅願多方稱櫱糜其額委官類解不以煩璫璫及奸徒計窮上言開採指出土青銀礦處輒行錐鑿又請自備資本器具不費官帑等語以熒惑璫璫聽之君

奉令姑不與爭一切蓬厰煎宰具惴惴不敢後箬
令諸原報人照所自認領工本指引鑛處任其冶鍊
包煎加額諸奸徒實得不償失不便也以故形格勢
禁自爲解散自雲霧山至砂鉢潭凡格其所欲開者
六而銅塘者地連閩浙三省之阻其中不知幾百里
多豫章梗楠銅鐵之饒流民易嘯聚爲亂自宣德以
來幾二百年禁不得窺足而泰等慫慂璫必欲遣禁
例開入諸道府狐疑相仗莫敢先發君獨昌言不可
狀謂必欲遣禁者必三省撫按詳議會題每省添兵

萬人以隄防不測設有變地方官不獨任其責璫意不能無動遷延不至者累月而終以諸奸相扇稱奉有新　旨會同撫按不可罷君乃請璫勿遽先按行其璫自會城行縣時予令進賢與之抗禮璫大不懌他縣令有望塵拜者至饒君亦長揖與敵禮璫語未半拂衣起君弗顧也及會議道府躬自祭山閱視君密令人偵山之童者路險隘不可輿者先飽食而攜璫步行璫素驕恣不任勞行數里憊不能前且餒甚與進求返君好語曰貴璫不信令疑此山多異材故

行縣至此令承當阻撓一語不深入令無以自白貴
監勉之璫又不得已起行行數十步蹣跚不能進恩
飲又不得固乞歸忿甚慚其從官至爲泣下遂跟蹌
奔景德鎭封禁採木之議遂寢自是欲甘心矣而陞
泰等尚群聚不散日恣其㓂掘虜掠淫占之毒人人
無不思擭刃其腹壬寅四月有　旨停稅四境驩呼
如雷君舉手曰天賜也時不可失遂擒泰等三十餘
人悉寘獄且有立斃杖下者而急大索其寓得諸凶
器反具及招集亾命約剃傾有司奏揭十餘通遂

研審獄具報督撫夏公夏公且喜且愕念瑺必以川
楗誣奏激　上怒且不測乃急條上陸泰等擅開歷
代封禁山名變地方狀及君先討發摘保安功君恬
不介意第輯封禁山本末與一切文移格案束以待
訊而已幸　上憐察卽入瑺言僅奪君俸六月君自
是益感憤矢捐靡以報瑺亦閉口不敢復言銅塘而
中所恨君未已也已過建昌値諸儒生聚試行道上
赤棒卒輒提擊且及爵宗諸儒生譟而起爵宗從之
逐瑺瑺窘遯去而私自喜我乃得嫁禍報李令矣遂

上疏詆君嫉鄰郡任生辱近侍且致以賴攘劫稱亂等語當事者與臺省諸公交章申救明其不然而
天子感譖言震怒有旨落君職爲庶人君即日解印綬就道一時諸縉紳父老子弟絡繹攀卧至江滸以不低回泣下者君既歸文定公迎之門相勞苦握手曰若爲令不足爲我重爲庶人不媿老夫𣴴矣君亦自笑曰三徑未荒猶不廢我嘯歌因顏其齋曰間情館蓋以彭皋自况云君素喜讀書研摩史編晚更習
神數學精勾股法至針經脉法星學卜筮以不通曉

性豁達往往面折人過恥纖趨者與亢爽廓落之士相莫逆日暢飲高論爲快逢後輩負才者奬許不去口語及宦遊事掉頭弗應也人謂以君識略僅僅樹德一邑異日者空大見擢用展匡世之業享有上壽而丙午忽病痰及丁未而甚竟不起距其生某年月日得年五十耳天之報君如何哉嗟乎禍福相倚得喪相乘除又何可勝道也夫以書生起隴畝爲名進士幸矣而以擠政府故來讒口一再試閒下及爲天子命吏綰墨綬裁割劇邑未爲不幸而以礦稅忤

貴璫幾罹不測卒以麼免何也駪君以一再試才名
益震動而以一官易饒民百千之命于虎狼血牙齬
齒之間垂涕尹〻〻視庸庸無所短長充大位者何似
君可謂剛毅近仁者矣自君之亾饒民旣祠君比祠
鄉而君孝弟敦睦慷慨義施在里族者甚備學宫湍
予上其事督學御史得從恭簡公後春秋祀于鄉君
不朽有餘又何憾焉予不暇具論論其學問出處之
大者誌君所著書有寶笏堂集　卷病中間間語一
卷禹貢互釋一卷尺牘二卷所輯九章筭法　卷脉

法指要一卷子平玄理一卷詩義會編　卷賦苑
卷本草纂要四卷嗜蔗編　卷國憲識略四卷始娶
宇孺人生女一適某丈夫子二繼室徐孺人出總芳
娶同年韞所沈公女毓芳即娶舅氏申某公女孺人
其寺少卿古石公女也法當並書以某年月日啓申
孺人兆合葬鄧尉山之麓而系以銘
銘曰惟馬之駿歷九折惟器之利別錯節惟人之傑
試磨涅題玉爲石讒夫舌剖珍闕庭氣彌烈權璫焦
烋吮民血梃身攖鋒禍永滅敝屣一官名巀嵲爲祠

鄉朱西門鄰何必三公與九列宜續鄉賢祀勿絕千
秋百歲覩茲碣

郁生君武墓誌銘

余惟下士少年而負雋者曰郁生繩祖周含羅生大
儒以才致浹稱爲友而語溪倪生師皋參焉郁生以
壬辰夏薦弟子籍越三年甲午以病夭余哭之慟又
三年丙申郁生且就墓羅生傳其生平與倪生泣而
請曰郁生亾矣所不亾者在先生且知子之慟郁生
也非夫人之爲誌而誰爲余不能辭泫然涕而誌之

繼祖者郁生名君武其字也郁姓著於仁和世其家其先有郁梅者以孝廉歷州伯祖爲聚川公諱文元亦以辛酉舉孝廉病渴未彊仕而卒文元之子名世是爲郁生父生而俊頴天性超悟體癯而黙氣韻清揚目煜眎而高居恒恥流俗人母張外大父太倉州牧衛州公夫婦絶憐愛之自懷抱攜之歸所至輒與俱五六歲即能令異常見賓客圍棋數過便通曉後遂時時私與人奕亦時勝每爲對輒奇絶一老醫命之曰門外一溪流水即應聲曰堤邊幾樹垂楊一老

賡文命之曰碧山紅樹映清流卽應聲曰綠酒銀罌
明翠幙其夙慧如此甞隨衡州公游普陀江行有僧
譚般若妙義同舟人不解生臥别榻響對清辯僧大
奇之曰是孔奥者誰氏兒眞上根也八歲出就外傅
讀孝經語孟諸書一目五六行下卽成誦先受詩十
二爻命更受易日讀十二爻期月而一經成後從時
師聽講經說文義腐蔓往往不厭其意便臥去十五
督學紫溪蘇公偶拔生置儒士高等補郡博弟子員
生文日好深渺後蘇公來視學者俱落落無所知十

入從予友許令慈游令慈稱譚秇尊宿後生才者多出其門獨時時稱郁生居上而是時羅生大儒亦往從許許先生每言郁生杷其俊秀羅生範其清澀兩人遂深相結俯仰嘯歌竟日夜若旁無人辛卯令慈偕予上公車明年罷歸生笑謂羅曰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可乎遂低眉事余靈鷲山余經術淺陋無所發明顧獨不能俛仰同時俗人語時俗人多不解以語生生輒冥然收之如木雞人發爲文緜邈清超深深漠漠若橫煙布雲至不能收或終日搆思聲指

閉目竟不得成一字或淋漓走筆作數百言不休羅
生毎言陸平原謂文家籠天地于形內君武窮其形
外豈不然哉生雅嗜山水令慈爲壇吳山有青霞紫
陽長江聖水之勝余所居飛來三竺松濤泉韻雲鳥
木石生毎罷坐廢書未嘗不與羅生登覽吟嘯其間
亦時時聽生吟襄陽摩詰之詩其詩雖未成然毎憶
其據聖水石上二語云泉依危石冷日倚亂蕪紅蓋
冷冷如也嗟乎安在哉生體素清羸不任禮數余設
範嚴或倅見尊者勉爲之理衣整冠執掌千狀予笑

謂生禮不爲若葷設若葷天放之民也生平惡聲利人遇不平事時裂眥怒髮有少年英英色以是俗人多嫉忤之顧不失爲郁生生家產貧不問二十娶婦爲孝豐梅汀丁公女所居有無夷然不屑于懷甲午之役以親故奮意制舉顧猶好操其技從五經騷選史漢淹通爲高一夕誦禮經十八葉又兼他書三鼓乃就寢以爲常凡月餘而病作亦成消渴疾遂不可起始病臥外大父衡州公家病革之三日前命徙家歿于正寢亦無恐怖迷惑語時羅生過眎之顧謂羅

日生死俱常境非所苦獨父母生未報妻幼爲浮世未了想耳家人呼號于傍生揮手曰去無亂人意吾眞身巳行矣語畢遂逝生享年廿二生萬曆癸酉八月十二日歿萬曆甲午四月廿三日嗟乎使天引郁生以年澂潤六藝窮玅百家卽進未必垂竹帛之業退而與二三子雍容泉石譚先王之風所至寧有量哉而卒蚤夭不嗣悲夫顧余嘗謂二三子自嵇阮逝昔人衣冠不可復見見其似晉人者而喜今自郁生逝見其似郁生衣冠者亦不可得無巳之慟托銘片

否而已

銘曰長卿消渴而子同其病顏淵夭折而子減其年吾且吊子之韻于絳宵紫煙而藏子之魄于白石清泉而寘而聽諸不可知之天

處士鳳池倪公暨配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語溪倪生師皋以癸巳從予靈鷲山受易每退而有憂色問之曰母癠矣始將病也云胡不歸則曰皋之從先生游也母命勿返也問其尊公則曰先君子之棄孤以為母癠若干年往矣亾何其母吳孺人以乙

巳叙屈指倪生來靈鷲又十有三年倪生謀啓處士
之窆而合葬焉會予以小儀郎歸里中于是衰絰造
予涕泣而請曰生也師乎事奴也師乎銘臯不奴而
奴臯之父若毋無以詒不朽于地下等奴耳先生忍
乎哉予泫然無以應乃按生所手狀二尊人行而志
之公諱曉字明夫别號鳳池世爲語溪人其先祖諱
俊者依外氏陸徙而馬溪俊生景文公配嚴氏力田
奉親以孝聞執喪幾毀服闋猶置神主帳中出入必
以告暮歸舉日所治田幾畦桑幾條向帳中語絮絮

不休倪氏之載明德自景文公始也文生樂耕公秀
秀生守耕公乾娶于吳舉六丈夫子公蓋居長云公
生而頴守耕公絶憐愛之家本農也時時抱置風簷
下風射左足遂病躄不能矯舉母又蚤世家人輩廢
棄視之公曰吾廢人形廢人理耶予是飭身危慮所
以婣二尊人備至其奉後母彌謹所拊摩諸昆弟煦
沫緘護葦靡不至家人化之人以爲近曾閔之遺焉
年十八娶吳孺人孺人故心㮣公最愛女或短公于
吳倪郎病廢人也吳公笑謝之曰夫夫皮相耳古之

揖脅折齒者非人傷哉竟字之守耕公性故豪不受
羈繼居嘗慕漢朱郭解之風郡邑長吏亦時時目攝
之縉紳先生多長者遇公因爲其翁周旋遂釋而公
日好行其德無倦邑有貧病人不得藥者施之藥途
泥水不可走者公爲捐緡錢纍土甃石而隄之凡若
干里戊子饑施粥冬寒施衣鄉鄰有死無棺者施棺
諸所爲善事檀施未易更僕邑人咸德公稱焉然亦
藉有賢耦吳孺人孺人少有至性自未出閣時巳代
其母筦鑰一一中程以是入佐倪公家政若素無諳

大者內甘溫事翁與奉後姑孝謹匪懈外歲祀肅賓
稱夫君指卽如荼鐺酒巵奴耕婢織諸米鹽瑣屑事
事從孺人畫授麾于指如一指晨五鼓起昏篝燈以
爲常鳳池公勿問也嗚呼難哉己丑鳳池公捐館舍
孺人不難以身從獨以子牽衣哀呌得少須臾而躭
躭者已環脫于室曰是一藐孤嫠婦何能爲當是時
爲孺人者甚危而孺人弗怯也晨昏操家秉如昨而
日訓督其子敬事賢師傳交四方俊快之士卽千里
不憚視倪公在日有加士有執子弟禮拜堂下者孺

人摯鮮治酒爲兒妝切靡之効或從屏後聽緒論縣

斷其終身品目滙淄不爽以是倪生聲藉甚諸生間

賅孺人病矣于是晩而好佛擇比丘尼優婆之勤脩

者與脩西方之業而以餘閒理家務若毫不經意而

事俱集性急捷而有忍德如所稱平心横逆之來理

遣甆構之會又丈夫所難也葢鳳池公嘗語其子師

皋曰予幼而病廢卽思以才振廢不欲爲世間幾棄

人壯而立家稍稍勵幹父之志又思以德化才不欲

爲鄉黨躍冶人小子識之孺人始終始誦習云孺人

臨殁無恒化即令比丘尼誦金剛般若往生呪一意西向自言見紅白二蓮花繞足起遂瞑殁之日無戚疎遠近皆哭失聲孺人向所爲夫君置側室若李與陳者即李陳之父母亦痛哭不減子女孺人他所爲德可知已以媲鳳池公不稱賢耦乎哉公生云云得年若干孺人生云云得年若干子姓婚嫁具于左師皋謀以某年月日合葬于某山之原

銘曰孝弟力田自其祖慭而公不刋繩祖貽孫自其夫然而婦彌堅惟孝爲政惟力田逢年以昌子若孫

松檟之間穹表而廣隧者是爲馮溪倪公夫婦之阡

醫隱蘆峰舒先生墓誌銘

門人舒生愼從不佞靈鷲山有年樸質能文章予愛重之時時得聞其乃公蘆峰先生藏名于醫能全活人而好行其德舒生貧有聲諸生間累試不第知交助之游成均丙午秋入順天試覽其文輕雋可得當予過長安東禪寺相慰勞而生蓬首仆地大號慟幾絕則以先生七月之訃至也予亦相持泣數行下生復泣伏地請曰不孝愼不能榮生父以邀不可知者

浮名數千里外而竟不及視疾父也稱人哉獨不疚吾父者有慕中之不在以累先生予嗚咽應之不忍辭越丁未二月生寄所手狀先生者請曰月日將葬以先人藏陽山之陽矣按狀先生諱某字汝義別號爐峰以名醫活人多人遂稱爲爐峰先生先世封舒國後易廬江郡舒州遂以舒著姓唐有德輿公者避亂徙縣之屛山家焉至宋叔寶公彥中公後先起家進士凡七人六世爲佛六公稱素封八世爲據德公生永文永文生瑗瑗生景煜景煜生三友公配吳孺

人皐丈夫子三先生其最少云三友公與休之汪翁
稱貧交甚善汪故類嗣一日走屏山見先生見時負
薪歸貌瑰瑋吐詞秩秩類老成人心喜之願得以爲
子吳孺人憐弗予三友公慨然曰吾兩人所不同者
姓耳奈何靦佰道無兒哉遂許諾偕之休時先生甫
八齡即穎見向未受句讀汪翁家亦中落遂任賈從
賈人游而私心輒刺謬不屑居嘗自負吾而從賈人
市則孰與以義市者乎于是日挾書數筴逢識者輒
拱揖問字亦輒應如響十五手一編竟自句讀之矣

天性孝友事三友公毋吳甘脆輕煖無所不畢雖沒
而周身周棺一切葬祭如禮輒獨肩之而汪翁夫婦
亦相繼沒翁所以報汪不減舒也且爲經紀其中落
之産家稍稍起可千金羨汪翁晩亦得二幼孤臨殁
遺命三分之先生蹙頞謝曰丈夫子不自立而乘人
之孤以爲利可乎且所爲報翁匪以翁報遂洗身出
而先生故嘗好讀書通曉道理于是以其暇習長桑
越人之術凡素問內經方書一覽卽洞晰閫奧精以
術生餘以爲小兒醫診脉導氣于陰陽寒燠升降之

際不啻欽上池見垣而于痘疹尤妙察徵眇即未嬰
見決宻疎逆順如指掌嘗從九死轉一生所全活嬰
赤無筭世稱神人云然先生誼至高貧不厭施富不
責報即道行無以爲家而赴義恐後有所入輒應手
出如汪翁二孤復貧失業先生不難割肉飼之爲多
方貸借畢婚娶不啻已子曰吾今日乃得報若父吾
父矣伯仲兄歿厄于嗣先生悉以身治喪具如禮又
兩從子少孤失業先生一授之醫一授之賈爲卵翼
幾二十年先生元配朱孺人舉愼甫八閲月即見背

居久之繼潘孺人而潘外翁卒旅舍僅一孫稚不得歸先生厚遺恤之時其婚娶卵而翼亦若干年夫先生一壁立之身自承兩姓尊人而下中翼諸昆外敦親婣所值皆人倫艱楚之會嘔心殫力斯不亦篤行君子哉有子二長曰愼顧稱能文挾策入京師四方之士相推許以爲一第無難而竟齟齬報罷仲子某邑諸生亦能文未得售先生卽以壽終而不能無夔于成名之想天卽有所以報先生者亦晚矣狀又稱先生生平多奇遘一夕里中火夢有老人促救者起

呼無燬舒氏屋巳及屋而風反火滅又一山鄉人迎
先生診視先生許之往忽轉山坂陡絶處心動亟趣
輿人過而山崩矣返又逢負嵎虎䟰䟰向人輿者俱
戰股欲仆先生仰天口祝竟搖尾去嗚呼此豈可謂
無天也先生行年幾耄累長者行邑大夫陳公祝公
魯公俱高布衣之誼倒屣銜杯不以部民醫士遇之
先生亦昂昂物表不肯干以私郡丞凌公署邑事欲
借以爲賓筵重先生謝不往凌公亦成其志弗屈第
以恩例授先生官顏其黨曰仁者作錫又爲作隱士

傳中有云五羖大夫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先生惟無所藉于世故世卒藉之識者稱爲實錄云歿之日自薦紳先生傭販夫以至山谷間婦人女子莫不痛而呼𡃤嗟先生者夫世有席貴寵滅歿無聞甚有唾去不屑置齒頰以視先生如何哉先生得年七十有七生某年月日歿某年月日元配某氏舒生慎卜以某月日葬陽山之陽子悲舒生不遇哭其父過傷而重先生故爲誌而銘之

銘曰藏名名歸韓康伯婦人女子號山谷有子能文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直隸廣平府知府前吏科給事中
爾式穀高門廣隧昌舒國陽山之陽永禔福

處士平麓吳公墓誌銘

萬曆丁巳夏六月予時有豫章之役一切應酬文字謝不作而門人吳可嗣載其兄苑所述平麓公行狀再拜請銘予素與公交知公長者蓋隱于賈非賈人也遂不復辭公諱正朋字某别號平麓某縣某里人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家享年若干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某原配某氏子二人父見田翁諱某不屑家人生產蕭然窮巷詠歌不休公年尚幼慨然曰吾父

食貧兄弟五人不能養授博士業何爲乃從兄學賈
江淮間公心計過人又性廉賈必十倍不十載聚貲
累萬會小恙復慨然曰父昔旨幸給奈何以賈自苦
於是歸臥林泉呼集勝侶悠然忘返人有緩急告者
公必應再告終無倦色內外宗黨沾溉尤渥某壯未
室公爲謀婚取某負千金察其貧焚券不責及沭頭
金盡公亦濟然忘懷某家難紛紜衆爭左右袒公平
心調護難已公少壯艱子嗣無侍姬其高志雅尚
皆此類也每諭二子曰自立不可不蚤止足不可不

朋友于不可少替中葬不可或猶此學士大夫所共
迷而登賈人之言乎易簀之日二子泣請治命公笑
曰吾生平市義已足若輩無憂雖然五憾未釋過信
形家兩世未葬憾一建小宗祠神靈未妥憾二兄弟
輩不得盡執手訣憾三德有所未報憾四朝聞夕死
承乘前訓憾五嗚呼此豪傑所自覓而又登賈人之
言乎予少讀貨殖傳見其人起一介或三致千金或
抗禮萬乘顯名天下意貨殖之觀止矣乃今得吳公
行事爲之嘆息嗚呼世無太史公誰當續貨殖傳者

然世有太史公爲公續逸民高士傳可也是宜銘

銘曰吾聞貨殖善者因其次利道下與爭吳公澹遠

非其倫狀頭屢散千黃金高墳峩峩神骨清長者之

言不再聞

明壽官九十四翁馮公墓誌銘

予同年錢國薦吏部每言其表伯馮翁之篤行曰古

人也恨予不與之遊又曰俟其滿百歲乞予文爲壽

去年三月國薦悶然曰向所言馮翁者没矣予爲之

嘆息頃歸自南曹有豫章之役翁子諸生善行等以

國醫狀來請銘時治裝匆遽不暇應又不忍辭因節
國醫語而銘之翁諱暉字子實別號守靜杭州仁和
人父詳母王氏生四年王卒嫡母錢憐之撫如巳出
稍長業儒以父喪明去學賈亾何父卒哀毀特至翁
兩兄一姊事伯兄如事父異財之日執手仰屋唏噓
久之貲取少產取瘠奴婢取老弱里中有鬩墻者翁
即謝不與交其篤于兄弟如此伯兄有子二人一夭
一瘵翁百計爲圖嗣續得不絶且昌仲兄老而貧
爲卜築居之時嫡老而姊又寡相憐念翁稜家與隣

鑿坏通往來所以求當嫡意者無不至姊子爲翁治息錢若干中奸人計破家念無可償者乃指居屋爲質翁謝不受嫡沒翁哀毀如喪父時每祭奠必流涕翁天性儉慤未嘗服綺麗未嘗有戲言愠色御子孫和而肅雖壯有室終不使衣食外有餘財曰賢損其智愚益其過古人豈欺我哉好稱引孝友事蹟諄諄不倦未嘗有變色語歲大祲設法以活饑者與貧人通有無不責券尤喜津梁濟人深自檢抑未嘗以齒德傲物連舉鄉飲賓堅謝不敢赴後以大耋受賜

爵一級里父老爲請章服公謝不服在笥而巳翁容
貌若愚與人交未嘗有憶逆善養生術耳目手足終
老不衰嚴坐竟日無欠伸態沒之日呼子孫環立牀
下誦說廣成要旨其音琅琅然嗚呼翁可謂有道者
歟其古萬石君之流歟史稱萬石君躬行孝謹不言
而躬行予于馮翁見之矣翁娶于包又娶于項側室
曹氏丈夫子五人某某女子一人適某孫男八人孫
女十四人曾孫男七人曾孫女四人婚嫁皆名族詳
錢吏部狀中嗚呼萬石諸子皆二千石相繼登朝封

侯尊寵而翁之子孫亦蔚起庠序殆未可量也翁生
嘉靖癸未四月卒萬曆丙辰三月以丁巳某月某日
葬某山之陽皆室志而爲之銘銘曰
九十四翁藏此丘孫子皇皇如有求玄臺寂寞深松
楸惟孝友于古人流取精黃老造物遊我爲銘詩刻
諸幽陵遷谷變翁千秋

誥封靈璧侯太夫人孫氏墓誌銘

靈璧湯侯國祚母孫太夫人薨再逾年旣襄事奉
上錫典至渥而墓中之石未銘萬曆四十七年八月

江西叅議武林黃汝亨以　祝釐入長安國祚介友
人吳孝廉之鯨所狀母徵行來乞銘汝亨謝不敏俟
伏地固以請而伯霖且從臾之曰長安中㒺乏貴人
鉅公足炳耀世眼而以不朽屬吾子其意可念乃不
獲辭按狀太夫人姓孫氏故靈璧侯諱之誥之元妃
也父諱世忠襲封懷寧侯晉太保母周氏封懷寧侯
太夫人靈璧侯父諱世隆諡僖敏兩家侯相善僖敏
知太夫人淑而聘之卒用婦德著靈璧侯弱冠領宿
衛給封英英儒將奉　命督門管紅盔將軍分祀陪

宴諸勞績獨懋而尤好士燕嘉賓無虛日皆太夫人
夙興奉養之偕斂蚤世姑柳安太夫人而太姑乃在
金陵邸侯母子不能安乞南以養僉書南京中軍都
督府掌前軍都督府事通十年所二母之秩膳士大
夫之日過從幕府並須費而太夫人滋益辦侯雖久
不　名意澹如也凡四入朝　賀太夫人皆御姑柳
以從最後侯既　陛辭疾作薨于邸時國祚甫八歲
而柳且老太夫人煢然所以綱紀之甚豫兼總內外
均節盈詘愈較若畫一朝夕拊國祚而泣曰信國如

綫之緒在此幸其生也穎亟擇有學行之人與相師
友動必則禮樂語必依忠孝身御大布使國祚若婦
視之比卒與國祚訣惟無忝所生隕厥世爲兢兢云
國祚仍弱冠嗣侯娶駙馬萬公煒女爲　瑞安長公
主愛壻至貴倨矣顧深自抑損恂恂若不足修飭禮
賢沉毅有志爲縉紳士所推轂而　上亦頗向用之
仍管理紅盔將軍得畢方剛之力以無隕信國之問
有足爲勲臣重者稽洪武間侯無慮五六十人世者
無一二以公遞降除而易封者自懐遠臨淮定威武

定及靈璧五而已矣蓋世祿之難如是自弘治中先
侯紹宗以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續封靈璧迄今百有
餘年猶未數傳儔敏子孫正負荷一時也太夫人之
造登其微哉太夫人生嘉靖丙寅五月二十六日薨
萬曆丙辰十二月初二日享年五十有二男子一今
侯國祚也女子二長適誠意伯劉藎臣次適永年伯
王明輔　天子考彝典賜太夫人祭葬有加焉
銘曰東甌廣衛匪病則徂靈璧再肇實惟慶餘公侯
必復貴益以母帝女侯門綢繆嘉耦既稟殊貴亦承

令則產玉琢圭鎮衛王罍犨犨湯孫大於信敏再世

象賢傳而益炳佐厥令子育乃文孫伊誰是也褒寧

之媛孝姑及祖從侯于東弗敢寧處四覲彼同淑旂

不返翟茀斯止相彼童烏倏焉劍履 帝命嗣侯婿

於長主歸妹二伯皆 帝肺腑 褒母令節辭侯言

壤泰山可礪高呼永仰

誥贈蔣安人墓誌銘

蔣安人者銓部恭臺周公元配蔣氏也銓部初為某

令封孺人既 覃恩贈安人云周公甫拜銓曹郎而

安人殁居嘗悒悒悼安人不巳一日過予涕而泣然
曰痛哉吾有賢妻而壽弗得長弗長命也沒其賢無
聞吾忍乎敢以墓中之石累子予故稔聞安人賢且
亦再悼亾矣同病相憐何能以不文辭按狀安人蔣
姓蔣之先自漢歷唐宋稱世家宋末自義烏徙金沙
國初有文賢公以軍功封指揮使三傳而仲子曰梓
者家累萬金娶閻門陳光祿女生少南公云少南丞
歲補邑弟子員有文學聲已而游成均娶學博樊湖
蔣公女而生安人安人成均產也少南公與銓都君

贈公醉齋翁幼同塾長同贄序相締帶甚驩謂銓部
君頡也許字安人安人體氣孱弱而孝謹自天性介
性耿耿又類丈夫少南公故善病行年三十三而夭
無子獨安人女家故腴沃有毘陵之田千畝中落又
爲閭門陳氏齮齕之遂盡當安人適周時存僅十之
一毋韓孺人亦歿外舅韓議以蔣之田百畝與安人
安人愀然曰蔣氏腴而制其餘猶可今瘠矣奈何剖
鵠殷飼吾腹竟辭弗受歸銓部君事贈公與王太安
人以孝特聞而太安人尚有姊在也安人轉所欲百

方就之周大母每語人曰吾乃得二孝婦慰我老寡其一指安人也贈公豪喜客卽縣齋一室而北海之座常滿又多向平婚嫁之累太安人斤斤奇謹攢眉苦不給安人時時前箸佐之有所需無不立應急則脫簪珥為助不恡也諸婢僕勤惰甚㤋一一入目中太安人欲有所廢置未定以咨安人亾不稱者其明達類若此銓部君澹寡營不事家人生產又好讀書夜分不輟安人進而拮据理家事暇卽紝績夜篝燈相向手自爇火烹茗進以為常海內素心之士與銓

部論交者以問所嚴事與所容與安人材量高下獨
情肅具有古雜佩贈將之遺焉銓部君嘗游學四方
或載筆就試安人夙治裝即米鹽醬豉井井俱辦不
煩授指乙酉秋幼子雲孫殤安人誠家童弗聞曰徒
亂人意無益也然每以此兒悲後時時憂嗣弗廣向
夫君言欲置室子者銓部君不應不知已先爲選良
擇吉而聘之一日束襟理鬢逡巡却立導而前矣嗟
乎難哉銓部君戊子領解南都再上春官不第甲午
會大母喪偕公車言別銓部君執安人手泣下曰吾

向者冀博一第以娛大母及兩尊人而今大母安在兩尊人髮種種矣有如復作蘇季歸者何顏面見父母妻子乎安人從容譬解且言生平爲郎君夢輒奇奇輒驗是行也吉于是銓部躍車行乙未第進士而安人喜可知也謁選得崇德令安人喜溢眉睫或問之安人曰吾非喜君得官喜語溪去金沙近可迎養兩尊人也而贈公故豪宕苦局促環堵中不願從之官安人從銓部君拜別嗚咽泣下不能仰視每家報至語溪未啓函安人亟問尊人安否以爲憂喜否則

至廢寢食思念不休丙申報贈公病則安人撫膺呼痛恨湯藥禱祠之不親未幾訃至矣銓部君擗號安人從而擗號幾不欲生奔家人吸嗷數輩從中途來具言家中所以拆箸狀意不平安人啼止正色曰喪主哀家主讓親疏之謂何身且不有而較身以外長物爲銓部君泣頷之歸竟弗問安人匍匐佐喪具如禮而又以身護太安人懼其傷也頃之奉太安人命營贈公窀穸之事有成期矣而安人愛女之嫁虞郎者倏爾報夭折安人晝夜啼勺飲不食口旬日已忍痛

佐營贈公葬事而太安人又以感傷疾亟矣安人復
勞苦從事醫禱卒不起太安人之喪距女嫁纔一月
安人泣哀餘泣泣盡繼之血從此病怔忡矣居嘗追
念兩尊人無復之謀繪一小像置几席日夕上食且
曰繼自今東西南北可攜而供事如生也當給時或
從旁問安人似否安人按圖爲一一指點毛髮鬚髻
有問不似者釋圖而欷嘘號慟聲徹中外聞者莫不
泣下云安人稟素弱病中復持長齋勸之葷勿葷家
人莫曉其故安人曰吾豈好自苦乃爾念兩尊人長

逝無以報吾願薦吾微誠賫福冥冥也自是一意茹齋素爲恒巳從銓部之任丘二年而曩所娶妾孫舉子録安人大喜拊掌曰天不負人吾夫婦二十餘年求子而今此婦舉此子也置掌上摩娑珍惜甚巳出妾所出一女愛亦如之即子若女依安人甚適不知孰爲所生母也亾何又念長子鏑未在子歸視子婦還乙巳夏銓部君轉官復還南奔馳不寧浸有蒸熱疾又爲少子若女行聘至帶病整衣冠躬爲檢發少子患疳安人亦患疳勿復侵寒氣病甚遂不起矣臨

歿無散亂語子婦輩環而泣安人了無悲楚第曰吾相從大母兩尊人地下何恨所不能忘者長子弟第與少子女未立耳言訖坐而逝越三日容色如生人言安人生平孝慈載理而往故輕安令終云銓部君又言安人持身儉素垂三十年食麤衣布無綺纂紈綺之好即微寵綸泊如未有體貌尫弱如不勝衣而赴孝義即男子不及質直無飾詞而臨下接人一依于厚即人負我不恨然少失父母兄弟于歸遘尊早之際夙興夜寐勤脩人倫艱苦極矣以迄今日頗不

能偕老以食餘祿于子若孫也豈非命哉安人享年若干生某年月日歿某年月日子某娶某女女某某子將以某年月日扶安人柩藏于某山之麓是宜銘銘曰弱于身强于德惟孝與慈儀不忒豐于德儉于命曰子若孫報未盡厥德綿綿厥福孔延以儷君子結為大年

葦航法師塔銘

師諱性月字徹天葦航其別號也金陵人姓王氏幼負穎慧家貧不能讀書端方淡寂自其天性年十八

薙髮受業於醴師二十受具因友人激發往伏牛山綠魔場備極攻苦有省得輕安小慧自此一切經書佛法無不通解說法三十餘年談經四十餘會據實勇義不肯作一綺語威儀棣棣每登壇揮塵萬泉肅服嚴于朝與單言微動皆可爲律於楞嚴華嚴尤極精析山陰張宮諭陽和西昌鄧文潔定宇檇李馮司成開之皆與之諧契莊事焉昔在己卯予與劉抑之儀部讀書雲居山旦晚相過從所習文士習而于佛理稍有開示皆師力也嗣是相往還以爲常自行饒

陵與師別幾三年聞得微疾乃竟示寂于普寧禪寺蓋三十二年八月十八日也明年乙巳八月二十有四日歸骨于錢塘萬松山廣化寺左門人廣隨所措地也師生于嘉靖甲辰九月二十四日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三與雪浪師鴈行俱稱報恩無極大師龍象雪浪天才煥發而實地無蹶莫不推師子偶以小儀歸里中其曾孫通志來請銘銘曰

於惟師門竪拂道存其人則往其經則尊大海洋洋一葦而航津渡萬衆于焉蛻藏何者不壞松姿月光

語溪曠禪師塔銘

師名曠字體周別號公朗語溪下都人貌白晳韶秀如玉姓陸氏嗜潔好脩其天性父母因而捨送邑西寺曰崇福者爲佛弟子年甫十一時讀書不過四行即窮日之力不能記憶每自悔恨流涕忽發願禮清淨三業亾何忽成誦十行乃至二十行俱下見者怪而詰之師亦不知其故十四薙髪十五落筆成文章十九稱詩四明沈勾章吳門王伯穀俱詞林名宿咸與酬和居恒善病好黙塊處而干㕘師學道津津不

勑在月亭講師座下號稱白足雪浪明宗諸慧解人咸推許之學士大夫如屠儀部長卿馮司成開之及予門人李莫勝時把臂入林天假之年進未可量而師故有茶癖病在脾敗庚子夏六月十一日忽告逝矣呼其孫海白榻前而囑之曰我死可塔我于寶函樓之陰而以銘請諸武林黄貞父氏予與師三年不靚面而實函樓故予所爲記樓之上可望臨安皋庭諸山向嘗與師登臨嘯詠題之爲朗公臺而忽成夢境追維嘆息不可復得質有其文不墜乃祖風味者

幸而海白在也師生于嘉靖丙辰正月十三日世壽四十五僧臘三十二海白重繭走京師四千里來請銘予安能無銘銘曰

語兒林西我識朗公貌癯而智文辨以通鏗然聲聞如林擊鐘朗者安之蜕遺其中流雲霽雪而誰與封我銘其塔捉幻摸空

明處士西余楊公墓誌銘

西余楊公歿二年而公子長君芝與仲蘭手述公行事乞孫給諫公爲狀而屬余銘其墓余懼不任然公

嘗爲先贈公鶴淵先生門人余亦稱公伯兄蘇門先
生之門人自垂髫竝事公四十餘年矣知公特深非
余誰爲志者公諱兆淸字思忭別號西余世仁和人
五世祖登善公椿椿生佰恕公鏞以季子璦貴贈承
平府推官鏞長子松齋公玘玘嗣栁泉公俊贈工部
俊生南泉公周第嘉靖辛丑進士官工部主事配張
封安人則公父也南泉公舉三丈夫子伯兆坊以擣
洽聞爲蘇門先生封侍御史兆金以伉爽聞爲杏里
公封比部繼贈儀部而公爲季介性獨勵行業有以

自樹即儒服不効比素封之君焉方南泉公官工部
以義不合謝時人歸不覺其用亦不問家人產公兄
弟三人絕無食粱齧肥紈綺之奉瀟然寒素迨工部
公捐館舍公悲哀甚從伯仲極力襄事生計日詘而
張安人在堂蘇門先生蜚聲文學猶得藉束脯潤筆
之入以竭其歡而公與杏里公苦不支然公率配張
孺人所以起居安人脫簪珥極甘溫之供未嘗異也
公故業儒而少以體淸羸不任誦讀張安人每憐愛
寬之公輒拊膺嘆曰吾奈何以薦紳子而同市人于

是受學先贈公繼從伯子蘇門先生發憤下帷學成
補邑博士弟子員亾何張孺人下世公時悒悒傷失
賢內助䫤然獨處者且十年而張安人又時時顧公
嘆曰兒則悼婦何以娛我公不得已繼娶魏孺人幸
魏賢所以共事不減于張而安人喜可知也乃公食
貧如昨又見負才績學如伯子者尚𨺻一第遂䫤然
太息曰士固有命母老矣與列鼎而不逮則孰與逮
而以匕箸進者爲歡乎于是決意敝屣舉子業而研
白圭計然之策觀時廢舉收利而魏孺人亦善心計

能持籌佐公絲粟無失筭自是盡洗貧去而橐中漸饒無秩祿之奉而所入與戶侯等朝夕獲具精饌娛張安人以至於老壽而終無遺憾人謂楊季公非獨爲孝也其遠識強力亦大有過人者焉公於伯仲最友愛迨伯仲俱以子貴被　命服將遨遊湖山間爲樂公間一過從而厭喧避炎多謝不往子姪輩當窮居時頗恤一體及貴盛絕無所干曰吾惟愛之以德而精氣力猶閭巷人不爲也訓諸子治生治經各因其材循禮法氣節振拔流俗爲兢兢痛張魏兩孺人

不獲偕老逝所與歷艱難拮据以有今日犹諸子開之皆飲泣自奮生平不妄費一錢而當義施無所悋戊子歲祲佐兩兄輟哺餘爲廉活道路殣人無賴子有移婦者厭嫁禍鄰人公陰棺斂之舁之去其人不知凡所貸不務焚劵市虛聲有貧不能償者直庋外置之其後益復疎闊求者無不與與者有不取卽爲人所紿亦多不問故終公之身計所收當所捐曾不能以半人亦不知也胸中秉人倫鑑其賢有負者與非其人如別黑白往往能中人之隱交遊無泛涉惟

同調者時與之談讌性不能酒而喜奕其骯髒不平之氣借坐隱以遣四方客以國手至者惟恐不得當楊季公爲恨公亦樂與拂巾彈子決雌雄爲快晚年亦好古彝鼎法書名畫之玩口辨目量若不給曰吾不能爲張茂先博物取適而已大都公耿介自性不受挫於人而迂闊儒效精心生計行不苟飾業不虛立窮五之名頻頻伯仲光啓後人而其閑情猶足以自愉快彼世之竪儒當困戹則計盡無所之而齷齪錢愚又輒謝其身與世俯仰不復行其胸懷此何可

令公兒也公豈非太史公所稱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者哉公體脩長骨稜神王行類癯鶴彌畱前尚善飯期至而脩然逝矣生嘉靖巳亥二月之七日卒萬曆庚申八月之九日得年八十有二元配張孺人兵部武選三洲公女三洲公故與工部公辛丑同籍兄弟也繼配魏孺人竹溪尉半山公女子三人長廷芝質毅能生業不減公張孺人出次廷蘭次廷憲俱諸生魏孺人出芝娶蔡氏蘭娶徐氏憲娶張氏繼葉氏憲先公五年卒女一適光祿丞林君之芳魏出孫

男五師啓仁和庠生娶吳氏俱蚤卒夢徵聘國博贍明朱公于文學千仞君女夢儀未聘俱芝出夢徨聘少詹乾沙駱公女蘭出夢覺娶和州守上台俞公女憲出孫女四一適蕭山　菲泉來公孫文學拱璧一適都憲抑亭陳公孫文學紹芑一適州判恩峰錢公孫文學源長一未字俱芝出曾孫一諱生夢覺出芝等將以　年　月　日葬於　山之陽得備志之而系以銘

銘曰刻公儒林而貨是殖目公貨殖而行可則鄉推

祭酒不以爵陟年躋大耋不以衆食前人𢗅立後人
燕翼勤肯山兮羨門之石過玄廬者人倫之式

太學生若渝吳君墓誌銘

不佞與吳仲虛三十年交好而太學若渝吳君仲虛
長子也若渝方孩仲虛襁出見迨舞象之年而仲虛
病若渝趨歸視病及歿臨喪哀持門戶斬斬若成人
宗老爲之驚嘆若渝每讀予所爲仲虛狀雪涕不已
又十三年彈指幾何時而若渝忽歿矣弟乘于哭其
兄甚哀乃屬其友金生以寧述其行事乞沈孝廉無

圖爲狀而泣以向余屬銘其墓嗟乎狀若父忍弗銘

若子乎人往而行弗彰後死者之責也按狀君諱懷

真字曰若瀹父灼太學生號履素所稱仲虛者吾友

也仲虛娶畢孺人生一女殤後從武林置側室三爲

佗爲蔣爲孫而君蔣出也蔣孕君夢偉人室而生故

君生而慧白皙丹脣骨宇韶秀覺有以過人仲虛志

業未遂心屬是兒課之習句讀不令窺戶外君亦不

自異暇即取唐人詩私諷詠之超超有遠志不幸仲

虛猝病新安以歿君甫十三耳而家政已萃厥躬矣

矛籌輿緗素半相營遂荒落舉子業抑而入成均然
至性依于孝友畢孺人在新安故盧餘母居武林君
春秋往來如鴈事畢孺人畢孺人雖事三母三母亦
雖不知其非已出也居嘗怏怏以乃父博學好文卒
未有成名已又少孤殖學疏所以屬弟季子者最篤
至酒後耳熱引坐相勸勉時悢悢泣數行下也君蚤
舉五男子其子誦讀嚬笑間嚴束之亦無令窺戶外
如仲虛所以課君或請稍寬之君笑曰使兒曹能好
紙筆亦安用加焉之幾足鳴呼意慮遠矣君年尚少

襲素封顧於世所習少年六博蹴鞠狗馬冠劍狹邪之習一切謝絕之獨嗜書好文學如仲虛又不喜豪舉爲名高縉紳先生有道術者訑訑就之而恥從貴游賈客相驩逐其所過山水必討論其佳處至欲効東坡買田陽羨時尚羊西湖或駕一葉舟臥林處士梅花下或詣南北峰幽絕經宿不返至花堤柳岸聲伎雜沓時不一投足也閒爲詩淸雋予不盡見有手編分類唐詩成帙旁通繪事有米顚倪迂意嘗手寫長松飛瀑圖寄呆于者無回亟稱之嗟乎作人如此

可以不富貴奈何并其年而折之哉大都君慧心修
名行而稟氣羸弱遇事務深思黙憶算計終始而不
以告人恥與世之錚錚者比絜短長故不無内損而
夭其天年肰蘭摧玉折郁烈未散後世卒不墮脩士
之譽以視腐草枯株泯泯者何如哉君又究心内典
建怡雲庵於七寶山手録大藏以尺計唫等慈集行
於世喀喀嘔血猶朝夕禮懴不懈君根器如此儻藉
毋所夢僧入室而生君向果夢耶今果眞耶要之不
媿仲虚子矣君之先自唐御史少微公二十傳而至

宋文肅公徵卜居休之商山又十一傳而爲鯉墩公
祿是稱曾大父祿生龍泉公洽洽生二子長伯實次
仲虛灼即君父也君得年僅二十有七生萬曆丁亥
七月初十日殁於癸丑六月十二日配程率川
公女子男五人長維城聘坑口孫　公女次維寧
聘汪坑橋金　公女次維屛聘龍灣尤溪令黃如
亚公子　公女次維翰聘龍灣太學黃嘉德公女
次維垣未聘女三人未受聘俱程出維城等將以某
月某日奉柩厝於某山之陽是宜誌而爲之銘銘曰

晉有叔寶珠明玉潤卒二十七亦有唐李託白玉樓之
帝載其筆爾文逕李而秀似衛參兩而一有物俱盡
韜菌蟪蛄春秋旦夕惟名與行勒之名山千秋斯述

處士張寧宇元配呂孺人墓誌銘

余小病却掃門人馬巽甫介江陰張子育芝言蕙言
葵苴杖衰絰入以母氏呂孺人墓中之石屬爲誌余
謝不敏諸子伏地泣涕起且悲數其母氏孝慈大義
涕淚淚不收蕙又出其婦翁郁公狀以請余受而讀
之悲乎惟是母有是子可以誌矣誌曰孺人呂姓處

士張寧宇君元配也父曰暘橋翁能世其醫冠江南以隱德聞母曰華孺人孺人自爲女子時聞古賢媛行事輙心識之所以佐其母持家政巳井井於時張公信吾與暘橋翁善願得孺人以爲兒子婦呂翁許可年二十于歸則寧宇君巳喪其母任孺人十二年所矣寧宇君顩頷甚孺人一見卽相顧歎曰痛哉無母之苦至此乎則又仰天歎曰痛哉夫非人婦而我獨無姑乎於是事舅信吾公甚備至而婉愉以洽諸妯娌下逮媵婢臧獲意無不中愜者信吾公老益篤

倚孺人斂容色窺所旨進之二十年一日也與寧宇君詹家相向甚莊事亡不相助爲理而喪故流瑣名族自其曾大父去儒者業以賈起家孺人弗是也從容進曰妾聞之古人耕者荷鋤而食讀者學古而獲未聞以賈賈謀利利疚心者願請寧宇君笑而應之曰吾家世賈也而仁義存何傷猶豫不卽罷會信吾公病幾殆寧宇君遊於賈人不能歸孺人昕夕延醫量藥祠禱傾私槖百端扶救不告瘁而信吾公有起色寧宇君乃歸孺人泫然相謂曰夫子以賈術無疚

心者耶有如翁前日不諱予即奉黃金百斤起爲壽
得乎於是寧宇君大愴悟盡罷計然策拓隴畝之業
夫婦朝夕相耕饁調甘旨以娛老翁壹意課其子育
芝等於誦讀欣欣如也亾何信吾公捐館又會有外
難鼠牙虎尾日愬愬靡寧寧宇君勞外孺人支內凡
五閱歲無時不茹荼嘗膽者而至爲其子延師友課
讀無一息弛也雞鳴披衣起理盤餐夜分篝燈坐手
自織紝令童子窺塾師燭滅乃寢又時問兒所讀所
繕寫何書損益何若如是者爲常以是諸子俱刻厲

名行齒文學後先列膠人之庠孺人色喜冀一遇郎不遇亦渦色相慰勉謂士力田逢年有時也孺人空長有天年享其子一日祿養奈何以勞苦之餘又哭其子若孫殤病且歿也悲乎孺人孝義自天性亾論嚴事生翁即其姑死孺人未嫁時十二年以前音容笑語不相接然當諸子婦歲時稱觴立不南面病甚呻吟在牀諸子婦繞而撫摩孺人堅以謝歎曰吾未及爲媳事姑而姑自爲安乎語畢涕泗交頤家人輩聞之皆相向泣下莫能仰視嗚呼至矣哉孺人遇宗

族親疎長幼俱有恩紀無德不報有怨必釋有豁達好義之風躬自菲薄衣食逢師友賓客必豐必腆祭祀必誠信晚而奉西方教延戒僧禮梁皇懺曰吾以消孽不以祈福年踰艾未嘗以佞佛入山今年春爲諸子從臾稍一寓目惠麓虎丘之勝曾遊覽未幾而痰疾作竟從姑任孺人遊白雲鄉也悲乎寧宇君哭於室子若婦哭於帷諸族黨親知咨嗟流涕呼母呼天者不可指數悲乎是可以知母矣予觀古之爲人母者尠識和膽無幾稱賢未嘗歷覩雖節傳記所稱

陶毋鍾王夫人風氣𥚃漸或以近名或以邀榮如孺
人易賈服好儒術孝事未見之死姑危病不報雖有
道賢者未之能逮也天報孺人諸子才必有顯者諸
子即微顯者何貶於孺人之千秋哉孺人生嘉靖丙
辰十一月十四日卒萬曆壬子九月初十日享年五
十有七丈夫子三育芝育蕙育葵俱邑諸生孫男四
樂紘綱蕙出維葵出孫女四以甲寅年四月初三日
葬於墳塘之新阡育蕙等又泣言卽孺人生時所自
卜及孺人死而孤等又卜之夢寐與形家合亦天也

是空誌以銘

銘曰事死如生孝而姑易賈而儒啓諸孤名婦人而義丈夫壙塘之阡宅兆符千秋百歲德不孤

顯教寺明宗詢法師塔銘

余與詢師結淨契幾三十年往從師所止構得聽居意歸老匄當大事畢此願而師竟別余去十年所矣其孫智㵼解文字能淨持紹祖風而以瘞師塔來乞銘于許諾又幾一年安忍負之師諱廣詢字明宗山陰任氏母夢黑龍伏檻而生蓋龍象徵也性洸朗身

修長貌古蚤孤嶷有方外之志年十九願辭母從雲
棲大師爲弟子母許之師居雲棲務操作獨勤課誦
之暇即默然塊處一日忽辭大師曰弟子願參方行
大師笑曰爾眞廣詢耶詢安歸耶師遂持瓢笠跡半
山少室諸名勝參善知識時有所得嘗厭諸經疏鈔
之煩已從雪浪師座下欣聞楞嚴諸經百文辭十餘
年不捨去聽法華其義深遠其語巧妙句恍然有會
雪浪師遂印可入室焉歸而證之雲棲大師始登座
說法時年三十六四方名刹爭延之凡五十二會所

至說法處每有天人靈應之徵不可殫述海內以師得法華三昧稱明法華然師行務詣實不喜揭揭然名號動人結廬皋亭將終焉而學人願廣法施請居余里散花灘之顯教寺寺爲真歇了禪師修道處亡何燼於火僧無所歸爲之慨然師遂屬予倡諸善信緣創殿宇莊嚴諸佛像不期年而成遠近縉紳先生如劉幼安宮諭管登之憲副馮開之陶周望兩司成虞長孺銓部吾輩諸道侶時過從揮麈相嘯詠嘗與余游三洞天目詩多清湛不俗人有疑其務外者師

笑曰道有二耶斯政爲本心睟矣耳余嘗白門師過
詰忽示微疾告我曰吾從此逝矣余不能留買舟送
之還踰二月條然而往是癸丑七月十有四日也距
其生嘉靖丁巳四月二十八日世壽五十七僧臘三
十九師生平於教典講而不註曰有白文在無煩蛇
足所著有華嚴經遺草塔卽在寺後去得聽居東百
武爰爲之銘
銘曰生也山陰逝也武林稱明法華說妙證心三十
年間如絃鼓琴五十七後如鳥遺音余偶後死爲師

洗吟勒銘於塔千載攸欽

寓林集卷之十四終